



怀念母亲

□樊树林

我的母亲范玉芳,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,像大多那个时代的人一样,她小时候几乎没上过学。母亲读过几个月的扫盲班,也就是能认识几百个汉字,能够简单进行加减乘除运算。

大概是这个原因吧,母亲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很严格。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时,由于贪玩,有一次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忘得一干二净。吃晚饭的时候,她勃然大怒,硬生生把我撵下了饭桌。当时饥肠辘辘的我看到一家人端着饭碗,心里既愧疚又难受。母亲后来的原话我记不完整了,不过大概意思就是一个人做错了事,就应该受到惩罚。

母亲对我们的教诲没有白费,我记得1982年夏天时,我和二姐由于表现突出,一起当选为红花少年(我们学校仅有5个名额)。当时,别提母亲多高兴了,当我和姐姐脚刚踏进门槛时,一股香味便钻入了我们的鼻孔,母亲正在灶间忙碌着。为了犒劳我们姐俩,母亲竟然把家里那只正下蛋的鸡杀了。

天下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子女,我的母亲也不例外。小时候,还处于生产队时期,家里的拮据境况可想而知。即使这样,母亲还是努力让我们过得舒服一些。那个时候,每到农忙时候,生产队总要搞一些集体会战,队里当时为了给队员鼓劲,在中场休息时不忘给大伙加餐。多少年过去了,我还清晰地记得,母亲每到劳动间歇的时候,总是挂着满脸汗水地跑到家里,匆匆把揣在怀里的油饼塞进我们手中,连口水也顾不上喝,便急急忙忙跑回去干活。当时我们太小,尚不懂事,光知道吃着香喷喷的油饼,怎了解母亲的艰辛呢?

母亲,这样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我们。1986年暑假,在一个闷热的下午,由于在家闲得无聊,我便骑自行车去同

学家玩,不小心玩过了头,等日落西山时才想起忘记给家里人说。那时候,不像现在通信工具发达,打个电话就可以和父母解释一下。等我跨上车子,准备回去时,才发现车胎瘪瘪的。我和同学又折腾了小半天,不但没有手到病除,而且愈加严重。无奈之下,当晚只好在同学家里住下,那晚我在忐忑不安中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一早,等我赶回家时,才知道母亲一晚上没有合眼,正和父亲一家挨着一家向我的同学和朋友打听我的下落。等母亲从外边回来时,我突然发现,她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许多。我宽慰她说:“我已经15岁了,以后别为我这么操心行吗?”“别说傻话,你再大不也是我的孩子吗?”母亲的话虽然很朴实,但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

母亲是个普普通通的人,朴实得就像春天路两旁不知名的花朵。她的勤劳和善良有目共睹,但我不明白,为什么上苍不能让我的母亲好好地活下去。母亲从30多岁起,莫名其妙患上了一种不好治疗的病,当时家里穷,医疗条件也有限,未能得到很好的治疗。等到后来,母亲的病情愈加严重,特别是一到春天,病痛常折磨她整夜不能安睡。为了控制症状,母亲开始使用激素类药物,没想到几个月后,她开始全身虚肿,和以前判若两人。那时,每当看到母亲,我心里就有一种想哭的冲动。

母亲,终于还是在1998年离开了我们。她走时很平静,没有对我们嘱咐什么,只是拉着我们姊妹四个的手,浑浊的眼睛看着父亲。我们明白,母亲是在告诉我们,在她离开之后,照料好我们的父亲。

母亲,离开这个世界已经26年了,愿她能在另一个世界安息。

流动的风景

□秦世江

您注意到没有?山阳大地有一道亮丽的流动风景线,那就是奔驰在城区道路上的公交车,让人赏心悦目,美不胜收。

退休后,我出行主要靠公交车。1路、2路、3路、5路、9路、10路、11路、26路等,可以说,我市的许多路公交车我都乘坐过。

一到市区主要干道的公交站,电子屏幕上就会显示公交车的“流动”情况,几路车到哪儿了,距本站还有几站路,标得一清二楚;非主街道的公交线路,上网查看也一目了然。

无论晴天还是雨天,无论是跑市区还是郊外,每辆车都干干净净、一尘不染。有几次我特意乘坐到终点站一看究竟,发现无论是男司机还是女司机,无论年长的还是年轻的,他们一到停车场,就拿着拖把或抹布,车里车外、上上下下打扫得干干净净,忙个不停。冬天,有的公交车司机还特意缝些棉垫放在座椅上,让乘客上车坐下不会感到椅子凉;扶手上也包裹着海绵,让乘客扶着很舒服。

许多公交车内都张贴有宣传标语,如“尊老爱幼”“文明自律乘车”等。车窗外风景如画,人在车里坐,车在画中行,很惬意。

“车开了,请坐稳扶好,下一站……”亲切的话语,温馨的提示,让人感到特别亲切,真有点宾至如归的感觉。

一次乘坐10路公交车,一位老太太搬着孙子的童车上车,女司机看她吃力的样子,急忙起身帮忙抬车,直到老太太把童车放好、坐稳才启动车。这样的情景我见过多次,

很暖心。有次老伴让我给二女儿送几个白皮黄瓜,事先告诉女儿让我送的根数,后来女儿给我老伴回信息说没那么多,我到家后老伴就问我把黄瓜弄哪了。我知道她种那几秧瓜很上心,肥料上的是花生皮、芝麻饼,治虫用的是白酒兑白醋,有时不怕太阳晒、蚊子咬去捉虫。所以,我如实告诉老伴,在公交车上见司机对乘客特别好,我“奖励”给司机两根黄瓜,老伴听了表示理解。因为她也常乘公交车出行,常夸赞公交车司机。

有时坐公交车,我会想起儿时从家里步行到焦西,找在煤矿上工作的父亲,步行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。那时的交通确实不便,累得够呛。

1968年当兵离家到市里集中走时,我们一个乡几十个新兵全是骑马,家属也是坐各自生产队的马车,浩浩荡荡的队伍走了几个小时。几年后,我返乡探亲,上下一个车门的公交车,不仅车小还少,上下车拥挤得很,争吵声、埋怨声,声声入耳。我有时挤不上车,就租辆自行车骑行回家。现在乘公交车,几十分钟就到老家了。家乡的变化,真乃天翻地覆,今非昔比啊。我深感以前出行是受罪,现在出行是享受。不仅仅享受的是公交车司机的优质服务,更是享受家乡的文明建设。

我真想为穿梭在市内外的公交车唱上一支赞歌,但我没有百灵鸟天赋的歌喉,只能拿起笨拙的笔,写下心中的感动,表达一下对这道流动风景线的特殊感情,当个历史的见证人。

晚茶

学会释怀

□程明锁

人,有的成就大,有的成就小。有的长命百岁,有的英年早逝,有的一生虽没有大作为,甚至碌碌无为,但是活得潇洒自在。

长寿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:心胸开阔,遇事想得开,不与他人斤斤计较论短长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释怀。但是,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,这是一个人的修养问题。但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加强自身修养,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、平衡自己的心态,遇事要学会换位思考。

释怀在心理学上被理解为一种心态和境界,涉及对过去的放下、对未来的期待以及对现在的珍

惜。它不仅仅是忘记,更是一种内心的沉淀和思考后的心灵平衡与宽广。在此借用一位智者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:“鱼那么信任水,水却把它煮了;树叶那么信任风,风却把它吹落;我那么信任你,你却把我伤害了。后来才发现,煮鱼的不是水,而是火;吹落树叶的不是风,而是季节;伤害我的也不是你,是我的执念。任何关系走到最后,不过是相识一场,你若不伤,岁月无恙,其实真正能治愈你的不是时间,而是释怀。”

愿我们都有一个好心情,快乐日日有、健康月月在、幸福年来来!



小桥流水人家(国画)

陈福义作